

世界文学小丛书

品酒

日清

《世界文学小丛书》

品 酒

《世界文学》编辑部编

光明日报出版社

品 酒

《世界文学》编辑部编

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

(北京永安路10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固安县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6开本 6.5 印张 130千字

1985年8月第一版 1985年8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7,800 册

统一书号：10263·026 定价：1.10元

出版说明

随着党的两个三中全会各项政策的贯彻执行，四化建设蓬勃发展，神州大地欣欣向荣。我们中华民族正意气风发地努力提高科学文化水平，开拓高尚的丰富多采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我们迫切需要全面地认识世界，了解外国的社会与文化，从中吸取精华，提高自身的文化修养；而有分析地广泛阅读世界各国的有代表性的文学作品，正是一条非常重要的有效途径。有鉴于此，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世界文学》编辑部特与光明日报出版社合作，编辑出版《世界文学小丛书》。

《世界文学小丛书》由《世界文学》编辑部编辑，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着重介绍二十世纪世界各国优秀文学作品，其中以中短篇小说为主，兼顾散文、诗歌、戏剧等其他体裁。

《世界文学小丛书》以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青年、学生、文艺工作者、外事干部以及广大外国文学爱好者为读者对象；内容通俗易懂，文字浅显

优美，可读性较高。为帮助读者了解本丛书所介绍的作家，还配有作者简介等辅助性材料。

《世界文学小丛书》将分辑陆续出版，每辑十册，每册约十三万字，便于读者公余闲暇携带阅读，在惜时如金的当代中国社会，有利于合理地支配和使用自己的时间。

《世界文学小丛书》是《世界文学》编辑部向广大青年读者介绍现当代外国文学的一种尝试。不当及谬误之处，敬请各界读者不吝指正；有关选材、译文、编排、装帧等各项事宜，也欢迎提出宝贵的批评和意见，以便今后不断改进提高。

《世界文学》编辑部

光明日报出版社

1984年11月

目 录

英 国

格·格林

- 永久占有 杜 漱译(1)
梦游他乡 王明杰译(17)

罗·达尔

- 牧师的喜悦 海 观译(35)
品酒 海 观译(71)

维·斯·普列契特

- 打开我心灵的钥匙 张 健译(93)

约·康拉德

- 罗曼亲王 薛诗绮译(121)

加 拿 大

休·加纳

- 在梅白蕾女士家喝茶 蔡 慧译(153)
台勒太太旅行记 蔡 慧译(174)

澳 大 利 亚

乔·克利莱

- 你好，乔！ 张农文译(190)

E·A·戈尔斯切夫斯基

- 好儿子 刘寿康译(207)

作者简介

永久占有

〔英国〕格·格林

杜 漱译

卡特四十二岁结婚，对他来说，这是一次多么有安全感的名副其实的婚姻啊。他甚至顶欣赏教堂婚礼仪式的每个时刻，只除了当他扶着茱莉亚走下前廊时，看到了若瑟芬在抹眼泪。这完全是由于那种典型的新的坦诚的关系，若瑟芬才会到那里来的。他对茱莉亚并没有秘密，他们也曾常常谈起他同若瑟芬一起度过的饱受折磨的十年，谈及她那过分的妒忌心，还有她那种很有节奏的歇斯底里大发作。茱莉亚很理解地争辩说：“这全是由于她缺乏安全感，”她还确信用不了多久是可能同若瑟芬建立起友谊来的。

“亲爱的，我对此怀疑。”

“为什么呢？我无法不喜欢任何一个爱过你的人的。”

“那可是一种相当残酷的爱呢。”

“也许到最后她知道要失去你时是这样吧，不

过，亲爱的，你们也曾有过幸福的岁月啊。”

“是的。”不过，他要忘却在爱茱莉亚以前也曾爱过任何人了。

她那种宽宏大量有时真使他惊愕。在他们蜜月的第七天，当他们在苏尼姆海滩旁的一家小餐室喝酒时，他偶然地从口袋中掏出一封若瑟芬的来信。它是昨天收到的，他一直藏着它，怕伤茱莉亚的心。这是典型的若瑟芬的作风，她连这短暂的蜜月时期也不肯放过他的。现在甚至她的笔迹也令他感到厌恶，字迹十分工整，很小，是用她头发那种颜色的黑墨水写的。茱莉亚是金黄色头发，他过去怎么会认为黑头发是美的呢？甚至还曾急不及待去看那些用黑墨水写的情书呢？

“是什么信？亲爱的，我不知来过信嘛。”

“是若瑟芬寄来的，昨天收到的。”

“但你仍没有拆阅呢！”她并无责备之意地说道。

“我根本不想去想起她。”

“可是，亲爱的，可能是她病了呢。”

“她不会的。”

“或者，经济有困难吧。”

“她那些服装设计赚的钱比我写小说赚的要多得多。”

“亲爱的，仁慈点，别那么刻薄，我们帮得起的忙。我们是这样幸福。”

于是他打开了信，信中很热情，没有抱怨，但他读起来觉得倒胃口。

亲爱的菲立普，我不想在送行酒会上当个不知情识趣的人，所以我没有机会向你们告别和祝你们两个得到尽可能大的幸福。我觉得茱莉亚样子非常漂亮，而且是这样的非常非常年轻。你必须小心照顾她。亲爱的菲立普，我深知你是能很好地做到的。当我看到她时，我忍不住想，为什么你花那么久时间才下定心思离开我呢？菲立普你真傻，行动迅速不是减少些痛苦吗！

我想你现在是没有兴趣听我谈我近日的情况了，不过若是你稍微为我担心，你知道，你是个爱担忧的人，我就告诉你，我正拼命工作，正在为——猜猜是什么，是为法国服装杂志Vogue^①画一整套设计。她们用法郎付稿费，我简直连想不愉快的事都没时间了。我回去过一次，我希望你别介意，我回到我们的寓所（说走了嘴了！），因为我遗失了一幅关键性的速写。我在我们通用的抽屉背后找到了它。那通用抽屉，是思想银行，你还记得吧？我想我已把我所有的杂物都取走了，但它却夹在你在那良辰美景的夏天中于纳波内开始写的那篇至今未完成的小说稿里。现在我写得杂乱无章了，我真正想说的是，祝你们俩幸福。爱你们。

若瑟芬

卡特将信递给茱莉亚，说道：“它可能更糟的。”

① 法语，时尚。

“她会喜欢我看它吗？”

“哦，它是给我们两人的，”他又再想到没有隐私是多么好啊。在以往那十年里，有那么多的秘密，为了怕引起误会，怕若瑟芬发怒或沉默，有些甚至是无辜的隐私。现在他什么也不必再害怕了，甚至是罪恶的秘密，他也能信赖茱莉亚的同情和理解。他说：“我昨天不把信给你看真太傻气了，我以后再也不会做这样的蠢事啦。”他回想起史宾塞的诗句：“……狂风暴雨之后，从大海回到港湾。”

当茱莉亚看完了信后，说：“我想她是一个很妙的女人，她写这样一封信，心地是多么多么好啊，你也知道我的，虽然只是有时，也会有点儿替她担忧，不管怎么说，要是我，跟你生活了十年之后也是不愿意失掉你的。”

当他们坐出租汽车回雅典时，她说：“你在纳波内时很幸福吗？”

“是的，我想是吧，我已记不起来了，它跟这次不一样的。”

他以情人的触角，感觉到她移身离开他，虽然他们的肩膀还接触着。从苏尼姆回去的一路上阳光普照，真使人昏昏欲睡，但是……他问道：“亲爱的，有什么事吗？”

“没什么……只是……你没有想有朝一日也会象谈起纳波内那样谈起雅典？‘我已记不起来了，它跟这次不一样的。’”

“你真是个小傻瓜蛋！”他说着吻了她。他们在

回雅典的路上，在出租汽车里亲热了一番，等车到市街时，她坐起来，梳好头发，问道：“你并不是个冷酷的男人啊，你是吗？”他知道一切都和好如初了。这全是若瑟芬的错，使他们片刻之间有一点小小的不和。

当他们从床上起来去吃晚餐时，她说：“我们一定得回封信给若瑟芬。”

“哦，别写！”

“亲爱的，我知道你会怎样感受，但它真的是一封很美妙的信啊。”

“那么，就写张明信片吧。”

于是他们达成了协议。

当他们回到伦敦来，倏忽间已是秋天了，若说还未到冬天，那飘落的冷雨落在沥青路上已经有点结冰了。他们已忘了在家乡很早就要上灯，经过基列特、卢科萨特和史密斯薄饼店，任何地方也再看不见巴台农神庙了。BOAC^①的海报招贴画看起来比通常更凄凉呢：“BOAC带你到那儿，又带你回家。”

卡特说：“我们一到家，就把所有的电炉子点着，否则不知要多久才能暖和了。”不过当他们打开公寓的门时，却发现电炉全都早已点着了。在客厅和睡房深处，小电炉在幽暗中迎接他们。

“准是有神仙做出这等事来的，”茱莉亚说。

“不是什么鬼神仙，”卡特说。他早已看见摆在

① “英国海外航空公司”的缩写。

火炉头上那个用黑墨水写着“致卡特夫人”的信封了。

亲爱的茱莉亚：你不会介意我叫你茱莉亚吧，你会吗？我发觉我们有很多共同之处，我们都爱同一个男人。今天的天气是那么冰冷，我忍不住想到你们两个是从阳光普照的温暖地方回到一个寒冷的楼房（我深知这座楼有多冷，我们每年从法国南部回来我总要着凉的），所以我做了一件自以为是的事，我溜了进来，点着电炉。不过让你知道，我以后不会再做这种事，我把我的钥匙藏在门外的草席下面。为了预防你们的飞机会在罗马或某个地方逗留，我将打电话去问机场你们会不会返回来。如果是这样，我会回来把电炉熄掉，以保证安全。（也为了经济！电费贵得要命！）希望你在你的新家有个非常温暖的夜晚。爱你。

若瑟芬

再者：我留意到咖啡罐已空了，所以留了一包兰山牌咖啡在厨房里，这是菲立普唯一真正喜欢的咖啡。

茱莉亚笑道：“好啊，她什么都想到了。”

卡特说：“我但愿她别再理我们就好了。”

“若真如你所说，我们就不会象现在这么温暖，早餐也没咖啡喝了。”

“我感觉她就潜伏在什么地方，随时都会走进来，就等我亲你的时刻，她会闯进来的。”他张开一只眼小心地望着门口，一边吻着茱莉亚。

“亲爱的，你可有点不公道了，不管怎样，她已将钥匙放在草席下了啊。”

“她还不会另配一把备用钥匙吗？”

她用一吻封住了他的口。

“你留意到坐了几个钟头飞机，弄得你多易动情吗？”卡特问。

“是啊。”

“我想是因为受到颤动之故。”

“亲爱的，我们亲热亲热吧。”

“我可要先看看草席底下，确定她并没说谎。”

他享受这次婚姻，他多责怪自己何以不早点结婚，竟忘了如果这样，那他就要跟若瑟芬结婚了。他结识茱莉亚时，她并没有自己的工作，他几乎是不可思议地随时可以找到她，更没有女佣人用习俗来妨碍他们的关系。由于他们经常在一起，在鸡尾酒会，在餐室，在小型宴会，他们只要互相看一眼就行了……茱莉亚很快就有了个娇美而易累的名声，他们经常参加酒会一个半小时后或在晚宴连咖啡也不喝就走掉，“亲爱的，真抱歉，我突然头疼，我真糊涂。菲立普，你得留下来……”

“当然，我不留下来了。”

有一次他们在楼梯口差点被人揭穿，当时他们溜出来正在那儿捧腹大笑，他们的主人家跟着他们

走出来，请他们代寄一封信。茱莉亚在那关键时刻将大笑变成某种象是歇斯底里的样子……过了好多个礼拜，于是就有了一次真正成功的婚姻……他们经常会喜欢讨论这婚姻的成功，各人都把优点归功于对方。

茱莉亚说：“我常想你应该跟若瑟芬结婚的，为什么你不跟若瑟芬结婚呢？”

“我想在我们心坎里都知道，它是不会持久的。”

“那我们会持久吗？”

“如果我们不会，那就没有人会了。”

那是十一月初，定时炸弹开始爆炸了。无疑它本是计划早点爆炸的，但若瑟芬没有计算到他的习惯的暂时改变。过了好多礼拜，他才偶然打开了过去他们同居时称之为思想银行的抽屉。他习惯把小说的笔记、听到的对话速写一类东西放在那儿，她则放那些时装广告的粗略速写造意图。

他一打开抽屉就直接看见她的信了。它上面用黑墨水粗粗地写上“绝密”的标记，加上一个异想天开地画出来的感叹号，这感叹号是一个大眼睛的女孩子，象魔神从一个瓶子里升出来似的。他极端倒胃口地看了那封信：

亲爱的，你想不到在这儿找到我吧？不过，经过十年后，我还时不时会说声晚安或早安的，你好吗？祝福你。真正地和真实地非常爱你。

你的若瑟芬

那“时不时”的威胁是无可疑问的，他砰的一声用力将抽屉关上，大骂了一声“他妈的”，骂得那么大声，引起了茱莉亚注意。

“亲爱的，是怎么回事？”

“又是若瑟芬！”

她看了那信，说道：“你知道，我可以理解她那种感情，可怜的若瑟芬。你要把它撕掉吗？亲爱的。”

“你还以为我会怎样处置它？留下来，收辑成一本她的书信集吗？”

“这样讲有点不太仁慈吧。”

“我对她不仁慈，茱莉亚，你根本不知道我们过的那些岁月是怎样一种生活，我可以让你看看伤疤：当她发怒时，她把烟头到处乱捻灭。”

“亲爱的，她发觉她在失去你，所以绝望，它们全是我的错，这些疤痕，它们每一个都是我的错。”他看得出，她眼中那种有趣的思索，总是得出同样的结论。

才过了两天，第二个定时炸弹又爆炸了。当他们起床时，茱莉亚说：“我们真该调转一下床垫了，我们俩都跌进中间那类似凹洞的地方了。”

“我没有注意到。”

“有好多人是每礼拜调转一次床垫的。”

“是啊，若瑟芬常常这样做。”

他们掀起了床单，开始调转床垫，放在弹弓垫上是一封给茱莉亚的信，卡特先看到它，想一把将它扫走，但茱莉亚已看到它了。

“那是什么？”

“当然，又是若瑟芬啦。用不了多久就有很多信足够成一卷了。我们得把它们象给乔治·艾略特书信集那样交由耶鲁出版社编辑成书。”

“亲爱的，这封是写给我的，你打算怎样处置它？”

“秘密地毁灭它。”

“我想我们之间不应有秘密的。”

“我可不把若瑟芬也算在内。”

她第一次在打开信前犹疑不决了。“放一封信在这儿实在有点儿古怪，你以为它是偶然落在这里的吗？”

“我认为绝非偶然。”

她看了那封信，并把它递给他。她松了口气说：“啊，她解释了为什么了，真的是很自然的。”他看那信：

亲爱的茱莉亚，我是多么希望你是在晒着真正的希腊的阳光。别告诉菲立普（哦，当然，你现在还不会有私隐），但我从未去过法国南部。总是那么凛烈的北风，吹干了皮肤。我真高兴你不用在那儿受苦，我们常常计划如果抽得出时间就要到希腊去，所以我知道菲立普会很快活的。我今天来找一张速写，就想起床垫至少有半个月没调转了。你知道，最后那几个礼拜我们还生活在一起的，我们都很心烦意乱。不管怎样，我不能忍受想到你从莲花群岛